



花溪文学

2015 · 第一辑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2015 · 第一辑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溪文学. 2015年. 第1辑 / 贵州省作家协会, 贵州文学院主编. --
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-7-5112-7988-0

I. ①花… II. ①贵… ②贵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7968号

花溪文学 (2015年第1辑)

著 者: 贵州省作家协会、贵州文学院

责任编辑: 黄海龙 朱 然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周启福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50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

印 刷: 贵州风景线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170*260

1/16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5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7988-0

定 价: 20.00元

编委会名单

主 任：欧阳黔森

副 主 任：孔海蓉

成 员：赵朝龙 戴 冰

徐必常

主 编：孔海蓉

执 行 主 编：赵朝龙

常务副主编：戴 冰

编辑部主任：徐必常

主 办 单 位：贵州省作家协会

贵州文学院

目 录

小说林

想和你再跳一支舞.....	李冬梅	001
最初的爱.....	王寻黎	021
人生若只如初见.....	赖 薇	031
预 见.....	曾文燕	049
红红的指甲花.....	张勇耀	061
塞瑞德尼·瓦士塔尔	东 旻 翻 译	066

时光流韵

《西游记》之中的智慧.....	何士光	070
溯洄鸾塘.....	安元奎	075
牧羊人王新军.....	薛 舒	079
格桑花.....	吴 琼	081
一个王朝的香陨.....	陈舒妍	084

诗天下

林莽抒情短诗七首.....	林 莽	085
蓝野的诗.....	蓝 野	088
波浪之歌（组诗）.....	高鹏程	090
漫游者（组诗）.....	李满强	092
沉默的事物（组诗）.....	离 离	094
蒂斯代尔情诗一束.....	刘荣跃 选 译	096
泰戈尔《飞鸟集》选译.....	欧阳炽玉 选 译	100

词 苑

歌词六首.....	黄秋斌	102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文艺评论

李少君《自然集》研读.....	周新民	105
胡安·鲁尔福的小说.....	李 浩	114

回顾经典

舒婷诗二首.....	舒 婷	121
顾城诗二首.....	顾 城	123



李冬梅，女，笔名雨在风中飘、小雨，湖北鄖阳人，湖北省作协会员，湖北省第二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十堰市鄖阳区作协副主席。2006年接触网络，2007年开始在网络发表文字，2009年6月出版个人文集《一个人的风景》，作品散见《芳草小说月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长江丛刊》《东风文艺》等。

想和你再跳一支舞

□ 李冬梅

天一黑下来，辛生就开始换衣服，笔挺的黑色西装，油光锃亮的皮鞋，临出门又在鞋柜旁边的镜子前左照右看，只有寸长的头发用手再次理了理。

老婆雅芳斜瞄了他一眼，撇了撇嘴角：“去跳个广场舞，还每天弄得跟相亲似的！”

辛生没有理会雅芳的话，他觉得女人一旦进入婚姻就变化极快，温柔消失，无师自通学会了冷嘲热讽。三十多岁正是男人发福之时，而辛生一米七五的身材却很纤瘦，这都是他坚持跳舞的成果。

他下楼穿过一条马路，走不到上百米就是广场。此时，广场上的露天舞场正在播放一曲欢快的青春圆舞曲。

舞场上已经有许多人在跳舞，辛生的眼睛像雷达在广场四处扫描了一遍，却没有发现自己要找的目标出现。

露天舞场其实只是文化广场中心的一处

空地，彩色花纹地砖铺就的地面平整而富有质感，旁边是一喷泉。不过，只有到了周末，喷泉才会冲天而起。

爬满青藤的长廊将舞场北面和东面环围起来，西南两面各有一个大花池，花池低矮的围墙与长廊石凳等高，长廊和花池围成了篮球场大小的舞场。夜幕垂下来时，这里就成了交谊舞爱好者的乐园。

也许时间还早，也许过一会儿就会来了，辛生在心里安慰自己。这样自我安慰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影子，女人约一米六五的个子，长发披肩，发稍烫成大波浪。身穿白底碎花连衣裙，白色高跟鞋。女人是前天出现在舞场上的，她一来辛生就注意到了。

她站在舞池边，环视了一圈人群，然后微微一笑。

辛生发现她的一瞥一笑，微翘的唇角，

含笑的眉梢，都似曾熟悉。但他又确信自己是第一次在舞场上看见这个女人。

舞曲八点钟开始，女人八点半来，她刚站稳，就有一个男人上前请她跳舞。女人缓缓伸出右手搭在男人的左手上，又抬起左手扶在男人的右肩上，辛生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定格在她的身上。他看出这女人是个舞场高手。跳舞高手最细微的肢体动作，例如脖子的不同倾斜角度，都可以把舞者万种无法言表的风情，融于舞蹈之中。这就是交谊舞独特的魅力所在。它其实就是一种虽无文字，却能揭示最丰富的内心情感变化的交流方式。

辛生就是一个舞场高手。十多年前，教辛生交谊舞的老师就说他很有天赋，任何舞步看一遍就会，任何歌曲听几遍就会模仿原音。他也曾参加过一些比赛，在区里和市里得过奖。后来和别人合伙办过交谊舞培训班，然而总有漂亮的女学员爱上辛生，她们的男朋友来找辛生扯皮、打架、砸场子，他只好离开了培训班。

辛生喜欢跳交谊舞，就是喜欢那种浪漫的感受，可是他却很少能碰到一个满意的舞伴。他之所以频繁地换舞伴，就是在寻找一个能和自己跳出风情的舞伴。

现在，辛生感觉自己要找的人出现了，他想今天一定要接近她，和她跳上一曲，最好能成固定的舞伴。

辛生正遐想着，一双女人的手从背后扯住了他的胳膊。辛生回头一看，竟是他以前的舞伴曼云，说以前其实也就半个多月没见。

曼云是个快四十岁的女人，比辛生还大几岁，但保养的不错，又会打扮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蕾丝花边连衣裙，只是齐耳短发烫成大卷，似一堆绵羊卷顶在头上，使得她的圆脸更圆了。

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随风飘进辛生的鼻子，使他不由打了个喷嚏。看辛生皱了皱眉头，曼云忙说了声 sorry。

碍于情面，辛生只好和曼云跳一曲。辛生的手刚扶到曼云的腰上，音乐停了，既而响起一曲节奏欢快、活泼的爵士舞曲。随着舞曲声，人潮涌进舞场。

这段时间，人们热衷跳爵士舞快疯狂了。辛生理所当然是舞场上的领舞者，舞池最前面中间的位子永远是留给他的。他一站好，跳舞的人群在他身后分四排列队，整齐又安静。

辛生目不斜视，微微扬起下巴，只用眼睛余光斜视左右前后，然后双臂弯曲夹紧腋下，左脚脚尖着地，微摆双胯，跟着节奏向前走。

一二三四，向右迈一步，摆胯，再向左迈一步，摆胯，向前走两步，左脚点一下回身退步走；十一，十二，十三十四，转圈，踢腿，十七十八。一转圈，后边的人群就乱了，有的向左转，有的向右转，闹哄哄一片。

爵士舞需要快速的弹踢，旋转，跳踏，腹部快速收缩等动作。舞场上女人多，跳起来远没有男人看上去有力洒脱。

辛生不动声色，踩着节奏从头开始。有的人在后面看不清楚他的动作，索性挤到他前面，有的人在旁边围观。

忽然，辛生眼睛的余光一瞥，发现舞场右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袭白色长裙，头发如黑色的瀑布垂在胸前，脚上一双白色高跟鞋。

不知她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却又好像她本就一直站在那里。她望着辛生，悄无声息。

也许有人会说男人太自作多情，认为漂亮女人就是在看自己。

可是，辛生能确信，也有根据。

因为当辛生的目光注视她的时候，她忙侧了下身体，视线瞟向跳舞的人群里，也许因为太紧张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，让辛生发现了秘密。

为了掩饰她的紧张，她又侧过脸来冲

辛生微笑了一下。辛生愈发认为女人是认识自己的。

又一支舞曲响起，辛生快步走向女人。忽然，曼云挡在面前，辛生毫不迟疑地推开曼云，走到女人身边，绅士般弯下腰：“能请你跳一曲吗？”

说话的同时，他已经伸出手揽住女人的腰部，一个滑步带着她旋进舞池，把她紧紧锁在自己的怀里。

女人一言不发，只是沉浸在音乐里。辛生好几次话到嘴边，想问女人住哪里，叫什么名字，又生生咽了回去。

女人虽然很配合辛生的舞步，却有一种拒人千里的气势。女人的视线总是从辛生的耳边擦过，望向远处的黑夜，也许是在看天空。辛生一边随音乐变换舞步，一边观察着女人。

女人看上去约二十五六岁，双眼皮下一对丹凤眼，偶尔随舞步摆动头部，眼神掠在辛生脸上，却是清澈透明。女人对辛生的舞技显然很满意，与他连续跳了三曲。就在辛生沉醉其中时，女人离开了。

白衣女人的突然离开，令辛生无心再和任何人跳舞，就走到舞场西侧一棵紫堇花树下坐着。树下有石凳、石桌，供人们纳凉休息。

紫堇的枝干在橘黄的灯光映衬下，泛着光泽。叶子绿成墨黑色，被灯光镶上一层金色的边际，在轻缓的夜风里摇曳。舒缓的音乐伴着淡淡的花香，随微风袅袅在耳边摇曳。

就在辛生沉思时，一个女人在他对面坐下了，不用看辛生也知道是曼云。曼云用手把耳后的卷发向上托了托，又低头整理着蕾丝花边的裙子领口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瞪着一双媚眼。辛生知道她在等他先开口。

曼云瞪着辛生老半天，看他并不和她的目光对视，就问：“辛大师是在等我吗？”辛大师是舞场上人对辛生的戏称。

辛生抬起头，眼睛盯着曼云的脸，故作惊讶道：“你还没走吗？”

曼云愣了几秒钟，才低声问：“你是不是有了新舞伴？想把我甩了？”她说完停下来，见辛生并不接话，又说：“对了，今天和你跳舞的那个女人是谁？怎么是个新面孔？”

辛生心里正在琢磨那白衣女人为何提前离场，闻言没好气道：“我哪知道她是谁？”

“哦，原来你是为这个不开心？我还以为你在想我呢。”曼云说完，不由大笑起来。那笑声在舞场散后寂静的广场上分外响亮，惊起一只草丛里的蚰蚰，嗖的一声跳起来，不知蹦到哪里去了。

曼云笑完，见辛生仍不搭话，有些气恼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，我一出院就来见你，你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住院的时候还是我主动给你打过一次电话。”

辛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“跟你说过，别打电话。上次你打电话过来，被我老婆接到，吓我一身汗，幸亏我机灵，应付过去了。”

曼云一拍自己的脑门：“嘿，我倒忘了这事了。不过，现在都十二点了，她应该睡觉了，我们去那边夜市上坐坐？”

“十二点了？这么快？我得赶紧回家了。”辛生边说边拔腿就跑，曼云在他身后气恼地骂道：“辛生，你个王八蛋！”

辛生蹑手蹑脚地开门进了屋，一缕微弱的光线从卧室门缝里漏出来，投射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像一把细长的匕首朝他刺来。他站在那把匕首锋利的刀尖处停了五秒钟，轻轻推开了旁边卧室门。

辛生没有开灯，摸索着找到了床。他刚躺到床上，隔壁卧室的灯灭了。尽管他每次回来都小心翼翼，不弄出一点动静，但雅芳好像能听到他的呼吸一样，总是等他睡下才关灯。

辛生睡的这个房间本来是女儿的卧室，自从五年前查出女儿听力有障碍后，雅芳为了方便照顾孩子，就叫辛生和女儿换了房间。
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辛生一直想要个儿子，可惜老婆生下个女儿。他本想等女儿五岁以后再要一个儿子，谁知女儿快两岁时还不会说话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听力有障碍。为了女儿的病，他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，也没有治好，现在她戴着助听器，勉强能说简单的句子。

辛生去咨询过，像他们这种情况是允许生二胎的。可是雅芳不同意，她说女儿怎么了？女儿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就算一辈子治不好也不再生了。

两个人为这天天吵架，有两次还动了手。只有到了舞场，在音乐和舞步中，辛生才能把尘世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，心灵随身体在音乐中飘摇。

结婚以前辛生就是小城舞厅里的“舞蹈王子”，即便现在，快到中年的他，一上场照样成为全场的焦点。除了身材的优势，他那一双一笑弯成月牙儿的眼神，以及一投手一抬足，充满的自信和帅气都令那些跳舞男女羡慕嫉妒。

辛生的身后总跟着很多人，那些人想跟辛生学，可总也学不会。同样的舞步，在辛生的脚下，如行云流水，在别人的脚下，好似邯郸学步。

想到那些女人火辣的眼神，辛生不由无声地笑了。

困意上来了，每天晚上跳完舞回来，辛生很快就能进入梦乡。这也是他每天坚持跳舞的原因之一。

宽敞的大厅上，一只闪着七彩灯光的大圆灯在屋顶转动，地板在闪光，低低垂下的天鹅绒的蓝色帷幔，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。

当爵士音乐抑扬地响起来时，一袭长裙的女人在暗淡温柔的光线中，靠在辛生的胳膊上。辛生的手搂着她的腰，牵引她随着自己转动。辛生一会儿用左手拉着她转，一会儿用右手牵着她转，后来辛生就原地看她围

着自己旋转。

裙子飘起来了，她转动的越来越快，当音乐猛然停下来时，她还在转，辛生只轻轻一拉，她的身子斜倒在辛生的胳膊里。

她因转动有些微喘，双颊彤红，身上散发出梔子花的香水味。辛生低头，慢慢俯下身子，她闭上了双眼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。

昏黄的灯影里，地板上，两个纠缠在一起的身体。音乐还在响着，却是低沉着，呼吸喘气声混合着萨克斯的吹奏，空气中香风弥漫。

辛生抬起流着汗水的脸，却忽然发现眼前竟然是曼云的脸，她眼角几丝细微的皱纹清晰可见。

辛生猛地一下坐起，眼前却漆黑一片。没有音乐没有灯光，只有自己的呼吸在黑暗中如潮水涌动着，擦一下额头，都是汗。

辛生摸索着下床准备去卫生间，感觉内裤里黏糊糊的，湿热难受。妈的！竟然梦遗了！他不由在心底暗暗骂了一句自己。自从雅芳和他分居，不想生二胎以后，辛生的精力都用在跳舞上，每天把自己跳到筋疲力尽，回来倒头就睡着了，什么也不想。

今天竟然因一个陌生女人就做了春梦。辛生在洗手间冲了个凉水澡，偷偷洗了内裤，回到床上。他的眼前又浮现今天晚上看到的白衣女人，像极了雅芳结婚以前的样子。

那时的雅芳也和她一样，一双丹凤眼，纤细的腰身，皮肤白里透红，仿佛能掐出水来，头发如黑瀑披在肩上。雅芳是在跟辛生学跳舞的时候，爱上他的。那时候两个人一起跳舞，因为心有灵犀，配合默契，是人人羡慕的一对。

只是现在的雅芳变了样，长发剪成齐耳短发，白皙红润的脸变成了菜色。不化妆不打扮，成了“黄脸婆”。为了照顾女儿，也不再跳舞，还反对辛生去跳舞。雅芳觉得辛生痴迷跳舞，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不过是男人的花心借口。

辛生只要待在家里，看着唧唧呀呀跟着

雅芳学说话的笑笑，心里就烦躁起来。父母经常打电话催促他们，赶紧再生一个吧，趁着年轻，不能让辛家断了香火。雅芳不愿生二胎，两个人由争吵到冷战，辛生于是把跳舞当作寄托。

辛生说如果雅芳答应生个儿子，他就不再去跳舞。可是雅芳不同意，于是，两人各不相让。

曼云是一家内衣店的老板，丈夫在外地做生意，很少在家。同样喜欢跳舞的曼云，成了辛生的舞伴。在一次跳舞后，曼云拉辛生去夜市摊上喝酒，趁着醉酒不该发生的事自然而然发生了。

两人有了密切关系后，曼云自私嫉妒的性格越来越暴露，不允许辛生和别的女人跳舞，每天电话关注他的行踪。辛生越来越厌烦，半个月前，她阑尾炎开刀住院了，辛生想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找个新舞伴，和她分手。

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出院了，而自己的新舞伴还没有搞定。

看来明天要想个办法摆脱她……

辛生在胡思乱想中，不知不觉再次进入梦乡……

迷迷糊糊中，辛生感到有一只小手在脸上抚摸，睁开眼睛，正碰上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珠盯着他。七岁的笑笑趴在床沿，摇晃着两根小辫，一双水灵灵大眼睛望着他。

“爸……爸……起……床……”笑笑说得很慢，还打着手势。

“笑笑起得真早！乖，真是好孩子。”辛生赶紧坐了起来，伸手摸了摸笑笑的小辫子。笑笑跑出去了，客厅里传来她喊“妈……妈……”的声音。

辛生穿好了衣服出来，看见雅芳和女儿已经在吃早饭了。桌子上给他留了一碗稀饭，女儿喝的是牛奶，他们的早饭天天都是稀饭馒头。

桌子中间是一盘咸菜，辛生坐下来，雅芳正对着笑笑，教她说“牛…奶…”

笑笑看着雅芳的嘴型，学着“牛…牛…”

雅芳很有耐心，为了锻炼笑笑的语言能力，每次说话都看着笑笑，说得很慢，叫笑笑注意自己的口型变化，然后模仿。

以前辛生也很积极地教笑笑，医生说幼儿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在两岁到六岁之间。可是笑笑已经七岁了，还是停留在只会说很短的词语上，辛生已渐渐失去了耐心。

辛生匆匆扒了几口稀饭，站起来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走到门口，听见笑笑喊：“爸爸……”辛生回头，看见她扬起的小手，忙挥手说“笑笑，拜拜。”

辛生上班的单位在小县城的最西边，走路要半个小时。

太阳刚从云层露出头，一片橙黄色的光透射在最高的建筑物上，给这座城市笼罩上一层暖意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淡淡的栀子花香袭来，马路两边葱绿的树上，碧绿的叶片间隐隐闪现一粒粒白色的花蕾。

辛生不由深深吸了两口气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再过几天就能欣赏到盛开的栀子花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高兴起来。这些栀子树可有辛生的一份功劳。对了，辛生在城市建设管理局上班，不过，是城市建设局下属一个二级单位——城市风景园林所。

所里开会讨论绿化方案，有人说在马路两边种枇杷。理由是枇杷终年常绿，树姿优美，富有园林情趣，是美化环境的理想树种。

辛生提议在枇杷树中间隔种一棵栀子树，就是五棵枇杷树一棵栀子树。他的理由是栀子花也是四季常绿植物，且枝繁叶茂，纯白色的花朵，香气沁人肺腑，生命力顽强，只要有足够的阳光与雨水，栀子花生长起来非常旺盛。

所长同意了辛生的建议，派他和两个同事去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乡购买栀子幼苗，那可是中国栀子之乡。所以每次辛生走在路上，一看到栀子树心情就格外舒畅。

像他们这种单位最忙的季节是春天，在广场旁边的花坛和草坪，马路边人行道上，修剪树木，种树，栽花，需要绿化的地方种上绿色植物。现在正是夏季，上班十分清闲。

辛生走进办公室，只有新调来的女同事王慧在拖地。他打了声招呼就准备去烧水，拎了拎水壶，发现水壶已经满了。他拉开抽屉拿出茶叶盒，想泡茶。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抢走了他的杯子，又一只手递过来一个茶包。

辛生疑惑地抬起头，正碰上王慧满脸的笑容：“正宗铁观音，尝尝。”透过她微笑的眼神，竟有一丝辛生熟悉的光芒在跳动。辛生忙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在王慧的眼神注视下，辛生来不及去思考那是一种什么光芒。

当王慧转身往外走，辛生才抬头看过去。王慧今天穿了一身淡紫色套裙，三十多岁，看上去却像二十多。瓜子脸，柳叶眉，头发染成棕栗色，束成马尾。外加一副水蛇腰，走起路来还真像电影《青蛇》里那两条化成人形走路扭啊扭的蛇。

办公室那几个女人偷偷议论，说以前她在一个工厂上班，不知怎么就傍上了城建局的金副局长，不好直接调到局里，就来到这个二级单位。大家猜测她迟早是要调到局办公室的，只是把这里当做跳板。

王慧调来半年不到，跟科室里人人都很客气。上下班独来独往，从不和其他女人扎堆说笑。所以办公室那些女人，表面对她客客气气，背后说些很难听的话。

辛生一个大男人不喜欢背后议论人，但办公室那几个女人谈论的话还是钻进他的耳朵里。辛生无心管别人的闲事，每天上班就是打发时间，等待着夜晚的来临。

今天，这个叫王慧的女人怎么突然对自己献殷勤？辛生盯着屋顶的天花板，眼珠转了几转也没想明白。于是，他掏出一支烟点燃，舞场上陌生的白衣女人变成一个又一个问号，随着辛生吐出一串串烟圈把他罩住。

辛生正在瞎琢磨那白衣女人的时候，王

慧手里提着两个饭盒回来了。

一个饭盒装着煎包，另一个饭盒装着海带排骨汤。两个饭盒在辛生面前热气腾腾，挑逗着人的食欲。香气萦绕中，辛生又看见那双眼神里闪着的光芒。

辛生悄悄动了下喉咙，借着缭绕的热气吞咽着口水。然后说：“小王，你…你这什么意思？无功不受禄啊！”

王慧眨了眨眼睛，嘴角抿了下，笑道“快吃吧，吃完了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辛生心里想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还真是。他忍住馋，一脸严肃起来：

“你先说，能帮忙我一定帮，如果不能帮忙，我就不吃了。”

王慧说“辛师傅，这个忙你一定能帮的，只要你肯帮，以后我天天给你买早餐。”

辛生抓了抓后脑勺，还是想不到自己能帮她什么忙。再看看王慧那样子，不吃她是不会说的。于是，他说：“那好，你非要请我吃，帮不了你的忙，可别怪我！”

王慧点点头。辛生抓起一次性筷子，夹起一个热腾腾的煎包就塞到嘴里，满口的油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，王慧忙掏出一张纸巾替他擦。

就在这时，门口进来两个女人，是办公室里的同事。王慧背对着门，辛生呢，正低着头生怕嘴角的油滴到衣服上，谁也没注意。

两人一进门，就看见王慧正温柔地用纸巾给辛生擦嘴角，不由“咦”地一声站住了。听见声音，王慧赶紧缩回手，挂着满脸的红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。辛生也尴尬地愣在那儿。

两个女人四只眼睛瞪着他们，然后齐声说：“好啊，你们两个……”

辛生知道这两个女人喜欢搬弄是非，忙说：“哎哎，你们别误会啊，小王不过是为了感谢我，请我吃个早餐。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王慧在旁边忙接过话头：“我昨天下班路上，踏板车坏了，辛师傅帮我修好了。所以，

我才……”

辛生忙接口说“其实，一点小事，同事嘛，应该的。”

一个女人不相信：“没听说你还会修踏板车啊？”

辛生这时也吃完了，就把饭盒扔到垃圾桶里，恢复往日那副腔调：“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，连人我都能修理，修理个车算什么。”

女人奇怪道：“你会修理人？”

辛生说：“不相信？要不要试试？”

另一个女人忙推了说话的同事一把，对辛生说：“回家修理你老婆去。”

女人明白过来，就要来撕辛生的嘴。几个人嘻嘻哈哈闹起来。直到所长进来才停止嬉闹。

所长进来对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为了庆祝十八大召开，十一国庆节县里要搞庆典，要求所里出两个节目参加。任务分派下来，要当成政治任务完成，在县里得了奖，局里有奖励，要拿不到奖，今年的先进单位评不上，奖金就没了。

所长的话一停，大家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，大家一致推举辛生出节目，每年春节局里玩花灯，都离不开辛生，他唱歌跳舞样样行。所长理所当然的把任务交给辛生，要他好好策划两个节目。

所长临走把辛生叫到门外，悄悄跟他说：这次节目一定要把王惠带上。辛生还未提出异议，所长又意味深长的说了句：这是任务。如果能拿到名次，今年的先进个人就有你。

所长说完就转身走了，辛生思量了半天，难道王惠说的帮忙就是上节目？所长说的任务肯定是金副局长的意思。可是，参加演出比赛有什么目的呢？无非是拿点奖金，金副局长也不在乎那点小钱啊？

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的烟蒂塞满了，辛生也没想出头绪来。辛生丢掉手里的烟头，拉

开门出了办公室，准备到隔壁找大刘吹吹牛。

辛生刚走出来，身后就跟上一个人。回头一看是王慧，辛生立即站住了。王慧像没事似的从他身边径直走过去，脚步一刻都没停，辛生正要喊她，忽然看见王慧的一只手伸在背后，对他勾了勾食指。

王慧顺着走廊一直往前走，好像知道辛生一定会跟上去似的，连头都没回一下。

这是要干什么？搞得神秘秘，像偷情似的。辛生一边跟着走一边在心里想。

辛生正七上八下地想着，王慧推开走廊尽头一扇门进去了。辛生站在门外犹豫着，思量着。

门突然闪开一道缝，一只手从门里伸出来，一把抓住辛生的胳膊飞快地把他拉进去了。辛生猝不及防，身体几乎要跌倒，一双手忙伸出去想扶住什么东西，忽然触摸到两座柔软的小山峰，吓得辛生额头汗直冒，连忙往后退，哪知后脑勺“咚”一声又碰到身后的门上，疼得他“哎哟”一声惊叫。

没等他叫出声，一只手死死地捂住辛生的嘴。辛生睁大了眼睛，王慧的脸快挨到他鼻子尖，她的身体紧紧贴在辛生的胸前。

辛生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王慧身上有一股茉莉花的香味飘来，她胸前那两团肉紧压着辛生的心脏，令辛生不知是自己的心脏跳动或是那两团肉在颤抖。

辛生悄悄睁开眼睛，看见王慧嘴唇右上角有一颗很小的黑痣。辛生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快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。

辛生紧紧搂住王慧的腰，想去亲她那颗黑痣时，王慧却忽然松开了手，猛地挣脱了辛生的双臂。

辛生醒悟过来，忙张开嘴巴，装着呼呼喘气。这才发现是一间档案室，里面空无一人。

王慧拉过一把椅子示意辛生坐，然后对他说：“辛师傅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才敢请你帮忙，你千万不要拒绝我。”

原来王慧想请辛生帮的忙还真是所长说

的，要辛生教她跳舞。辛生看了看王慧问道：“你以前学过哪种舞？”

王慧摇了摇头。辛生叫她做了几个动作，又问：

“你真的要学？”王慧点点头。

辛生再问：“还要参加演出？”王慧使劲点点头。

辛生不说话了。离十月一号国庆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要学简单的交谊舞是没问题，要学一种能参加县里演出，并能拿名次的舞蹈，有点难度。

王慧见辛生不说话，问道：“辛师傅，到底行不行啊？”

辛生说：“非常困难。我只会交谊舞，在交谊舞里面，只有拉丁舞才能作为节目表演，跳好了有可能拿奖。你呢，一点跳舞的基本功都没有，想跳好拉丁舞谈何容易。拉丁舞的基本动作就要练三个月，时间是怎么也来不及，何况你四肢还那么僵硬。”

王慧说：“那我从现在开始练行不行？我能吃苦，为了获奖。”

辛生说：“你为什么非得学跳舞呢，还非得拿奖？”

王慧低下头轻声说：“是他说叫我和你学跳舞的，说跟你一起表演一定可以拿奖！只要我拿了奖，他就可以找借口把我调到局里。不然，就要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了。”

辛生一听就知道，她嘴里的那个他就是那个副局长。不由冷了脸：“这个地方咋了？我们这些人能待你就不能待？”

王慧听了竟蹲在地上，头埋进膝盖，肩膀一动一动的，好像在哭。

辛生最见不得女人哭，也觉得自己说重了，忙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。”

王慧仍抽噎着，辛生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这时，王慧停止了哭泣，说：“辛师傅，我不怪你这样说我，要怪就怪我丈夫生病死了，天天和铁疙瘩打交道，男人都吃不消，何况我一个女人？家里还有个瘫痪的婆婆，儿子

才刚上小学。”

辛生听了王慧的话，不由想起女儿笑笑。笑笑要是个正常孩子，也该上小学了。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都不容易。想到这里，辛生上前拉起王慧，说：“你别哭了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王慧一听，说：“真的？辛师傅，你肯帮我了？”

辛生点点头：“我回去想想，给你定个训练计划。”

王慧脸上还挂着泪珠，却高兴得蹦起来，一把拉住辛生胳膊：“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，谢谢你！不过，辛师傅你要替我保密，我跟你学跳舞的事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。”

辛生说：“好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！那我们去哪里练习？”

王慧说：“练习的场地就在这里，我有钥匙。到别处，人多嘴杂，我不想叫人误会。”

辛生明白了，这女人是替副局长着想。

又一个夜晚来临，辛生环视一圈舞池四周和花坛边，没有看到那白衣女人的影子。时间尚早，他就站在舞池边看别人跳。

没等辛生站稳，一个红衣女人冲过来一把抱住了他。辛生仔细一看，又是曼云。曼云一边把辛生往舞池中间拉，一边把一只胳膊架在辛生的肩上。辛生无法拒绝，只好和她跳起来。

辛生沉默着不想和曼云说话，但曼云看出辛生心不在焉。就撇了撇嘴说：“怎么？有了新欢就想抛弃旧爱？”

辛生瞪了瞪眼睛：“别瞎说啊，什么新欢旧爱的。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？”

曼云一笑：“你不是随便的人，但你随便起来不是人。”

辛生沉闷的心情被这句话逗乐了，不由也跟着笑了。曼云看辛生高兴了，就低声说：“哎，今天晚上到我去吧。”

辛生一愣：“今天不行。”

曼云：“为什么今天不行？”

辛生说：“今天有事。”

曼云：“有什么事？那明天行吗？”

辛生说：“明天再说吧。”

曼云：“你真不想继续和我好了？你就不怕我告诉你老婆？”

辛生说：“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好聚好散，还是朋友。当初可是你上杆子缠上我的。”

曼云站住了，咬牙说：“滚，谁稀罕做你朋友？别以为离开你我就找不到男人了。比你有权长得帅的男人多的是。”

曼云转身走到另一个男人面前，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，两个人就搂抱着一起跳舞了。

辛生转身走到舞池旁边的花坛，找了个地方坐下。看见曼云和那个男人有说有笑的，隔一会儿朝他这里望上一眼。辛生知道曼云想引起他的嫉妒心，但是辛生却因曼云不再纠缠心里一下轻松起来。

辛生偶尔也会觉得自己对曼云有点过分，毕竟曼云待他很好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曼云对他又体贴，又从不要他花钱。

辛生又想起那天夜里的梦，特别是在床上，曼云能调动他的激情，让他暂时忘却烦恼。可是面对雅芳，辛生又很愧疚。

辛生正想着，忽然瞧见不远处走来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正是自己要等的人。

辛生忙收起思绪，站起来迎过去。白衣女人今天换了一条湖蓝色长裙，似一股清新的海风吹来。

女人穿过长廊走来，远处的灯光斜斜照射在她缓缓移动的长裙上，辛生仿佛看见一片潮水向他涌来，一下就呆在那里。

直到女人站在他的面前，辛生才如梦初醒般，说道：“来了？”

女人淡淡回了声：“来了。”

辛生伸出右手，极有礼貌说了声：请！女人轻轻抬起左手搭在辛生的右肩上，右手伸出放在辛生的左手上。

说是放，仅仅只是手掌的五分之一挨着，仿佛一只鸟落在水面的荷叶上，风一吹

就会惊飞。

辛生很想把那只纤细柔弱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掌心，却不敢。

辛生左脚往后退了一步，等女人的右脚跟上来，右手扶着女人的腰一个转身，两人就旋进舞池中央。

这是一曲中三《我爱你胜过你爱我》，一边跳，辛生一边跟着音乐在女人耳边轻轻唱：难道说爱上你是一个错，想你的时候你是否也能感受……

女人眼里渐渐有种辛生似曾熟悉的的神情，有一刻转到舞池右边，对面楼房射下来的灯光映在她脸上，辛生发现她眼里竟有泪光在闪烁。

辛生跳舞的时候，总能全身心融入到舞曲中，而今天他第一次发现女舞伴也能这么投入。两个人跳得异常默契，仿佛是歌曲中的角色。

辛生极力在脑海里搜寻，难道这个女人是自己认识的人吗？辛生年轻的时候伤害过许多人，过去了那么多年，不可能都还记得，被他伤害最深的就是那个曾自杀过的女孩，后来她考上大学离开了这个城市。辛生希望她能忘掉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。

舞曲结束时，辛生递上一张纸巾，轻轻问：没事吧？女人低头说了声：没……然后赶紧用纸巾拭了下眼角，又抬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这是女人第一次主动冲辛生笑，辛生试探着问：“你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，现在这样的人真难得。”

女人回答：“我只是对歌词有些感触而已。”

辛生说“我叫辛生，辛苦的辛，生活的生。怎么称呼你呢？还不知道你的芳名。”

女人没有回答。辛生又说：“如果为难的话，就算了。”

女人迟疑了一下说：“你……就叫我羽佳吧。”

辛生在嘴里默默念了几遍，脑子里想不起丝毫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人。好在知道了女人的名字，还是很高兴。

羽佳对辛生一改往日的冷漠，两个人一边跳舞一边聊，笑声连连。散场的时候两人相约第二天再见。

辛生回去趁着兴奋劲，坐在灯下帮王慧制定完训练计划，才去睡觉。

第二天中午，两人偷偷跑到档案室开始了训练。辛生告诉王慧：拉丁舞中最具代表的舞蹈是伦巴，它被誉为“拉丁之魂”。要学习拉丁舞，就要把伦巴作为入门的第一支舞来学习。

伦巴是表现男女之间爱情故事的舞蹈，它的音乐较为柔美和缠绵，动作上能使女伴充分展现女性的柔媚和胯部、臀部的曲线美。

辛生要求王慧先练习基本舞步。练习基本步就是要把身体的关键部位的韧性打开。首先是胯部，胯部动作是拉丁舞的标志性动作之一，辛生教王慧由控制重心的一脚向另一脚移动而形成向两侧作“∞”型摆动，力度要求一张一弛，快慢结合。

王慧说她晚上回去已经在网上看了些视频，知道怎么扭胯，说着便扭给辛生看。

辛生一见她水蛇腰开始扭动，就想起了电影《青蛇》里的王祖贤和张曼玉变成的白蛇和青蛇，笑弯了腰。

王慧红了脸问：“我扭得不对吗？”

好半天辛生才忍住笑说：“拉丁舞根本不是扭出来的。上身和下身都不动，身体前后左右摆动，其实都只是胯在动。胯部动作要充满了韧性和力量，时刻都像一张富有弹性的橡皮，只有练到那个程度才能进行手臂和脚的练习。”

辛生伸出手扶在王慧的腰上，告诉她要用腰部力量带动髋关节的扭摆才是关键，同时上身要保持稳定，肩膀不要晃动。练胯的诀窍就是脊柱拉直，臀部后翘，保持挺胸姿态，上身基本不动。

如此半个小时之后，王慧总算明白了要领，但要把胯部练得灵活自如，还需要时间。辛生告诉她不要着急，一步一步练扎实。

王慧在屋子中间扭胯，辛生就坐在旁边抽着王慧买的烟，喝着王慧送的茶，看王慧练习。王慧没有再给辛生买早餐，辛生提议不如换成烟与茶更实惠，而且不会引人注意。

到了上班时间，两人又装着无事样一前一后回到办公室。领导不在办公室，或办公室人少的时候，王慧就悄悄站在桌子后面练习动胯。到了晚上下班后，竟扭得有模有样了。两人下班后又在档案室练习了一个小时，才回家。

管理档案的人请了产假，王慧暂时代管钥匙，所以很方便进出，也没人怀疑。

辛生白天教王慧练习拉丁舞，晚上仍然去广场跳舞。羽佳和辛生现在每天固定做对方的舞伴，都不再和其他人跳。

就像一个人吃惯了山珍海味，再让他吃窝头野菜，怎么能吃得下？一个跳舞高手，就该和另一个高手搭档；如果羽佳没来，辛生就远远在舞场周围徘徊，逗得许多女人过来邀请，他总是找借口推辞。

时间久了，舞场就流传开了辛生和羽佳关系暧昧的闲言碎语。

舞场虽小却各色人都有，有的人是来跳舞，有的人是来看跳舞。有的人来减肥，有的人来锻炼，不管是看的还是跳的，或许都是来寻找情感寄托。要是骨子里没有别样的奢望和期待，怎么会演绎一个又一个绯闻呢？

有人失意而来伤心而去；有人蜕去忧郁，走进缠绵。舞场静静承载着旋转的脚步，承载着繁华和空寂的交替，一个个故事登场又谢幕，朦胧难辨。

辛生听见流言就调侃说，那说明我对舞伴很专一。

偶尔，跳舞散场，辛生送羽佳回家，每次一到街口，羽佳都会坚持自己一个人走进巷子。尽管两个人聊得很投机，可羽佳却从

来不提及自己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，即使辛生问起，她就以沉默或者别的话题引开。

有几次辛生试探性问羽佳以前学没学过跳舞，认不认识自己，或者听没听说过自己的名字。羽佳说她以前上学在外地，近几年才回来，根本不认识辛生。

王慧练了约一周时间已经不再扭蛇步了，辛生就教她练胳膊和脚的技巧。王慧的音乐天赋不错，再加上肯吃苦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身体四肢的柔韧性已经打开。乐感也很强，听着音乐已经把基本舞步跳得像模像样了。接下来就连贯起来跳舞曲，男女两个人配合。

辛生选了一首伦巴舞曲《我就是最爱你的人》和王慧参赛。在最后一个月时间里，两个人共同听着舞曲练习配合。

一到周末，舞场上的人多起来。许多孩子穿着溜冰鞋在舞场上穿来穿去，跳舞的人本来就比平时多了几倍，再加上那些溜冰的孩子们，简直就是人挤人。

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穿着溜冰鞋从他们身旁滑过，辛生闪躲时，踩到后面一个女人的脚。那女人“哎哟”大叫一声后骂道：“眼睛瞎了啊？”

灯光昏暗，人又多，辛生赶紧说了声“对不起。”

谁知女人说：“把我鞋子踩坏了说句对不起就行了？”女人的舞伴过来推辛生。这时辛生也有些恼，狠狠地推了那男人一把“怕踩脚就在家待着！”

两个人拉扯起来，跳舞的人都围过来劝解，这个说算了算了，都是来消遣的，那个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何必呢？

辛生被人拉住胳膊，有人拉住了那男的，羽佳在身后说算了别惹事。

辛生抬头在对面人群中看见曼云那一头绵羊卷一闪不见了。知道是踩到她的脚了，难怪听声音有些耳熟。

于是，辛生和羽佳离开舞池，走到花坛

边坐下休息。

两人坐了片刻，辛生对羽佳说：“我们继续跳吧？”

羽佳刚站起来，忽然一个趔趄向前倒去，辛生忙伸手扶住。只见羽佳脸色苍白，眼睛紧闭，身子软绵绵地倒向辛生怀里。

辛生抱着羽佳喊道：“怎么啦，羽佳？羽佳？”

辛生连喊了几遍，羽佳都没有回音，慌乱中他赶忙去掐羽佳人中。掐了约两分钟，羽佳才慢慢睁开眼睛，辛生说：“你怎么了，哪里不舒服，我送你去医院吧？”

羽佳迟疑了下，轻轻说：“我有些累，想回家。”

辛生说：“真的不需要去医院吗？那我送你回家。”

辛生扶着羽佳走了几步，羽佳的脸色慢慢恢复正常。辛生想也许她真是累的。两人顺着长廊走到马路上，渐渐广场上的音乐声被抛在身后。

路上行人稀少，昏黄的街灯把两个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，羽佳今天上身穿了一件浅粉色短袖针织衫，下面一条长到脚踝的白色长裙。披肩长发用一个简单的蝴蝶发箍束在脑后。

辛生望着羽佳单薄的身影，心竟抽搐般痛。和曼云在一起是为了单纯的生理需要，可是面对羽佳，他只想关心和爱护她，一丝杂念都不曾有过。

很多次，辛生多么想问问她家里有什么人？结婚了吗？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自己的景况又能给她什么帮助呢？自己又有什么资格爱她？

忽然，羽佳鼻子嗅了嗅说：“好香啊！”辛生也闻到一缕淡淡的花香。抬头看去，路边的栀子花已经悄然开放。朦胧的路灯下，依然能看见阴影中那白色的花朵。

辛生走到一棵稍矮些的树下，踮起脚尖摘了一朵递给羽佳。

羽佳接过栀子花，在鼻子下闻了闻，又深吸了口气。轻轻吟道：“栀子交加香萼繁，停辛伫苦留待君。”

辛生愣了愣，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羽佳忙说：“哦，这是古人写栀子的诗。”

辛生说：“我文化低，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

羽佳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写栀子的。对了，你读过席慕容的诗吗？她也写过一首有关栀子花的诗。”

辛生抓抓后脑勺：“席慕容我是听说过，却早已经忘记了。你念来听听。”

羽佳慢慢念到：“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 / 与你相遇 / 如果能 / 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 / 那么 / 再长久的一生 / 不也就只是 / 就只是 / 回首时 / 那短短的一瞬。”

辛生听了这几句诗，眼前有些恍惚。望着树影下走着的羽佳，仿佛变了另一人。似老婆雅芳，又似那个曾自杀过的女孩，又似许多个喜欢过他和他学跳舞的女人中的一个。辛生的脑子里混沌一片，走马灯一样，有无数个人在念着那首诗。

羽佳走着走着，扭头看见辛生还呆在原地，只好走回来，见他满脸茫然。不禁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，被栀子花迷住了？”

辛生被她喊了几声后才有些清醒，急切地问羽佳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羽佳被辛生问得一愣：“我是谁？不是告诉过你我叫羽佳吗，你忘了？”

辛生仍疑惑着：“你真是羽佳，没有别的名字？”

羽佳生气地扭身就走，辛生等她走了几步，又赶紧追上去，说：“羽佳，对不起。我不是那意思。”

羽佳一边往前走，一边低声说：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辛生赶上去与羽佳并排走着：“我跟你讲过，以前我办过舞蹈培训班，有很多人跟我学跳舞。我一直觉得你是学跳舞的人当中

的某个人，只是时间太长了，不记得了。所以……”

羽佳说：“以前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你？而你辜负了别人，所以现在良心不安？”

辛生点点头：“我年轻时候是有点花心，有很多人喜欢我，我也喜欢过很多人。特别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，非常喜欢跳舞，她很喜欢我。我告诉她我也非常喜欢她，但不会和她认真，也不可能娶她。她很固执，很坚决，还要我等她。她跟我学了两年舞，知道我有女朋友后，竟然喝安眠药，幸好被家人发现抢救过来了……”

羽佳问：“你为什么不会对她认真？”

辛生说：“我初中毕业就没读书，跳舞是混日子。人家好好的一个女孩，是要考大学的。我不能毁了人家的前途，她跟我在一起，不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
羽佳说：“哦，这么说，你是为了她好？”

辛生点点头：“我比她大七八岁，我们也不是一类人，怎么会有结果？再说了，她自杀之后，她父母就找到我，威胁我，叫我离她远点，还要报警说我诱拐少女。”

羽佳问：“所以你知道她为你自杀也没去看她？”

辛生说：“我哪敢去！那样更好，叫她对我死心。后来听说她还真考上大学了。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，她现在过得比我好。”

羽佳站住了：“没想到你还是个好人，我想她一定也希望你好。”

辛生笑了：“你以为我是个坏人啊！那你不怕我这个坏人吗？”

羽佳也笑了，她突然在辛生脸上吻了一下：“我喜欢坏人。”

辛生还愣在那里，羽佳已经跑开了，她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再见了，坏人。”

看着羽佳跑动的背影，飘动的白色长裙，辛生忽然觉得有些熟悉。他眼前又浮现十年前那个女孩的影子。

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傍晚，培训班门口出